

百位农民作家



百部农民作品

一部伏在装粮食的柜盖上写作而成的作品。
十年构思，几易其稿，
用五年时间成就了朴实感人的农村故事。

他们是我的亲人，我的同伴，
我的远亲近邻。
他们是社会最底层，
身份最卑微的芸芸众生：



王智民/著

他们在艰难困苦的人生路上的奋斗、
呼喊与挣扎。虽然已成过去，
但仍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的心弦。

柳树街故事





柳树街故事

王智民/著



柳樹街故事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柳树街故事/王智民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—7—5087—2451—5

I. 柳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1887 号

书 名: 柳树街故事

著 者: 王智民

责任编辑: 邓晓白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 66080300 (010) 66083600

(010) 66085300 (010) 66063678

邮购部: (010) 66060275 电 传: (010) 66051713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53mm×225mm 1/16

印 张: 22.5

字 数: 306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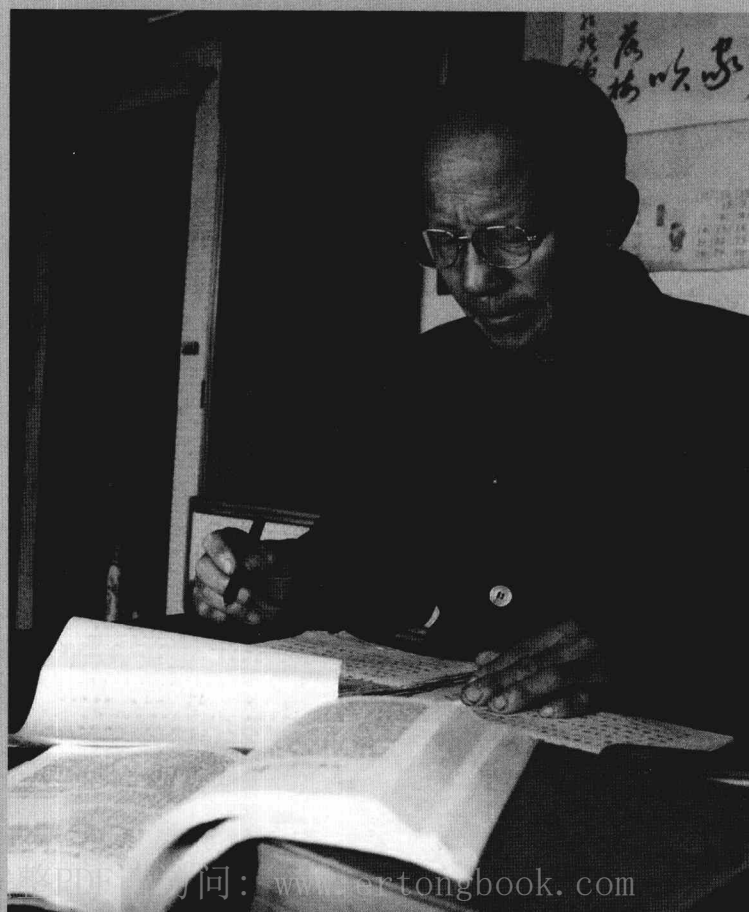


百位农民作家
百部农民作品

王智民

1942年出生于陕西省合阳县长洼村（今属和家庄镇管辖），至今还在农村务农。长篇小说《柳树街故事》是王智民花费数十年心血所凝成的力作。王智民仅读到小学五年级便辍学务农，虽然注定要与土地打交道，但他非常喜欢读书。坚持刻苦自学，年轻时每天晚上都要点着小油灯读书到半夜，对下雨天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更是抓得很紧，去工地劳动也不忘带上他心爱的书本。他笑对困难，热爱生活，更没有停止他所钟情的文学创作，在艰难的生活中把对土地和乡民的热爱倾注笔端。

作者简介



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

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

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，由中央文明办、民政部、文化部、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家广电总局、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“情系农家，共创文明”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：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。首批推出的20部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记录着农村改革30年的雨雪风霜，散发着神州广袤大地的泥土芬芳，令人为之振奋！20部图书中，有农民作家的小说14部，农民诗歌、散文、剧本、民间故事选各1部，农民书画集两部。这些不同体裁、不同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，从不同侧面忠实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。通过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，我们不仅看到了30年来在我国农村发生巨变的现实，更令人欣喜的是，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，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，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；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，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。因此，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，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版就不容小觑。

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作品是当代农民记录农村改革开放历史、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，视角独特，意义不凡。30年的改革风云，是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，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历史嬗变，它的伟大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，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、广阔农村的深深履迹，更让我们叹为观止。今天，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——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，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，30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村换了人间，新一

代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。这些农民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巨变的深度内涵。他们诉诸笔墨，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言说自己的喜悦，勾画自己的憧憬，抒发自己的感喟，表达自己的诉求。这些作品是改革在场者农民自己的切身感受。

首批出版的20部图书也是中国农民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，风格是质朴的，文本是厚重的。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，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。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，朴素乡音土语的恰当运用，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。

“情系农家，共创文明”活动意义重大，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。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，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。了解农村、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，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、艺术作品，农民读者喜闻乐见。因此，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，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。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，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。本次活动中，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，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。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，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，创作的艺术灵感。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，真正实现牵手双赢。为了在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，中国作协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。同时，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、培育、扶持农民作者，挖掘、抢救、保护农村民间、民俗文化精品，出版百部农民作品，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，更是一项意义非凡之举，我很高兴应邀为之作序，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。

序

关仁山

读到王智民的长篇小说《柳树街的故事》，让我走进了陕西美丽的乡村，仿佛聆听一首严峻的乡村牧歌。

生命是一条河，乡村便是每一条河的源头。乡村作为我们的背景和摇篮，滋养着乡人。就是远离土地的都市人，也挣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。王智民作为陕西的乡土作家，感受了乡村的苦难，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。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，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命和生机。当生活激活我的想象，我便感到创作不仅仅是兴趣，一切有关乡村的叙事，便有了一份深重，多了一份亲情，添了一份责任。

王智民是从生活里“滚”出来的作家。多年在基层，与农民交朋友。同时他还非常勤奋，创作出了《第一次出车》。他这第一次出车便上了道。王智民出手不凡，让人们一下子对这位精瘦的青年农民刮目相看。接下来他的新作不断问世，成了合阳故事创作队伍的头排人物。

1975年，他被聘到陕西省群众艺术馆《群众艺术》编辑部担任农民编辑，创作上进步更快，作品接二连三地见诸报刊，名噪三秦，被评为全省的优秀故事创作员，后来又被省政府评为“先进文化工作者”，到西安接受表彰。到现在创作长篇小说的魄力，让我们欣喜而激动。其语言、结构、氛围与意蕴，都具备相当功力，他在故事和小说两路出击，各有战

绩，显示了一个农民作家的蓬勃活力。

读这部小说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感染力。就作家来说，首先要培育对人民的感情。只有我们真诚对待生活，生活才馈赠我们。对不断前进的生活做到敏感，对复杂生活的认识做到敏锐，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做到敏捷。深入生活，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，大家都认为你有生活的时候，继而我又问自己，你有生活吗？你有生活积累吗？写陕西乡村，王智民有生活，生活贵在体验，生活积累贵在感情积累，故事可以编织，但是感情是编织不出来的。我感觉他与农民和土地是有感情的。农村政策变化，农民生产过程，他了解了这些之后，还要了解另外的东西，农民想什么？爱什么？恨什么？希望什么？不希望什么？他受过什么苦？遭过什么罪？他什么时候真正高兴？什么时候苦闷？他们复杂的感情世界是什么样的？真正弄到手这些是最难的。他做到了，这得益于他无条件地，长期地深入生活，诚实地感受生活。小说中田志民唱秦腔的时候，那是多么富有质感和情趣。比如小说中描写道：埋葬了田连生的当晚，马林周就和田福全来到田社民家里，高兴地向田社民说：“‘老支委’，田福全现在出息了不少，今晌午给连生的那个悼词写的好也念的很有感情，把我都感动得流了泪。”多么富有情感力量和生活气息？

所以我说，王智民没有丢掉普通劳动者的感觉，他看见农民身上那份质朴、那份被汗水冲洗的满足和宁静。只有不丢普通劳动者的感觉，才能懂得农民的喜怒哀乐、理想和希望。劳动使农民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，他们永远都在土地上劳作，像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，土地就像上帝一样召唤着他们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。这是农民的勇敢、力量和尊严。这是农民式的高尚，我应该像农民那样辛勤劳动，我们的文学只有沐浴了生活和人性的苦难才会有力量，才会有风骨。我们阅读《柳树街的故事》就分明感受到了这种力量。

生活中的再思考。王智民是在思索的。尽管《柳树街的故事》写的是过去故事，写婚姻法颁布，写了农业合作社等等。参照历史看我们仅今天的新农村建设，看出农村变化是巨大的。现在是把乡村和城市放在一个水平线上，统筹发展。农业免税，还了农民做为中国人的尊严。这是对农民的解放。农业税免了，但是农民的精神负担更要减。农民是弱势群体，不仅生活艰辛，而且精神迷茫、困惑。农民和土地给城市

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牺牲，现在用工业反哺农业，城市反哺农村。这是农业继三中全会“大包干”之后，又一次腾飞，又一次高潮。这个重大的战略转移，是一次革命。一个作家，特别是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，赶上这样大变革的时代，是非常的幸运。无疑是一个历史契机，作家，特别是农村的作家，要迎头赶上这个时代潮头。我希望王智民继续写好我们的新农村。

当今文学的生存环境已经非常严峻了。特别是小说，面临许多的挑战。托尔斯泰曾经说过，下个世纪的文学不再是虚构的世纪，而是纪实的世纪。文化产业的兴起，文化消费、文化快餐等社会潮流直接冲击着“经典”，也使经典难以产生。真正写出农民爱看的小说更是困难。有人说读图时代已经来临，电视、网络充斥着我们的生活。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用直观视觉的符号激发自己的感觉。人与世界，人与人，常常被置换为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图像时代接触。图像让人失去了拷问、私语和默然会心的机会。文学被大大地边缘化了。创作让位于制作，人与人的交往更加直接和利益化。语言的美感和沉重感从人的感知中淡出。世界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简化。这是文学衰落的原因之一。我们谈科学发展观的时候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自然生态危机，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文化生态危机。其实，文化生态危机非常严重了。在图像化的时代，对于作家来说，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，而写作的勇气和精神资源来自那里？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再比如有人说，长篇小说越来越短，这与流行有关，与印刷和包装有关，与利益有关，与浮躁的心态有关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“情系农家、共创文明”系列公益文化活动意义重大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正在进行中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，农村文化建设则是这一诗篇的灵魂。

我们所能做的，是如何贴近中国文化语境，如何贴近文学史，如何贴近文本，如何发现问题，如何去伪存真。冷静下来，我们就会发现文学还是以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着。因为文学还是影视的基础，文学有电视、网络无法替代的功能。白昼是有限的，黑暗是无边的，就是说肉眼看到的是有限的。人需要沉思，需要谛听，那你一定是在黑暗之中，或者在你的心灵之中，文学是介入人精神层面的东西。我们时代缺乏的就是这种听和想，阅读好的小说就能让我们在审美中去听去想。改革开放30年，我们国家变化非常大，老百姓每个人几乎都经历了内心

的震荡，都在思考，农民的变化更是如此。农民也有权力享受精神生活，他们最要在阅读的时候，有一种精神上的参与、满足和心灵的再造。

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化、个性化、世俗化、现代乃至后现代时代。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中心向城市、向上层倾斜。在上层那里，文学构筑了一个五光十色的“浮华世界”。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吗？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：为谁写作？为自己写作？为评论家写作？为圈子写作？还是为读者写作？为哪个层面的读者写作？这是作家必须认真而谨慎回答的问题。《柳树街的故事》为我们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，为农民写作，为大众写作。为大众为百姓写作的人，会注意自己如何建构一种与读者共享的普通价值体系。当然，《柳树街的故事》，从更高的角度要求，还有差距，比如语言、结构和叙述等等。我们祝愿王智民以后总结经验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

2008年11月于河北

（本序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委 河北省作协主席）

第一部

第一章

—

田东京走进家门的时候天刚黑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牛在大门口的圈里沙刺沙刺吃草，鸡在砖砌的窝里啾啾地叫，他朝院里走了两步，大声叫着：“妈！妈！”没人应。正心里纳闷着扭头回顾，见大门口闪进来个人影，是妈回来了。妈怀里抱着妹妹迎迎，说：“东东，你咋回来了？快把娃抱炕上，把被子盖好，叫娃睡。”东京接过已经睡熟了的两岁的小妹妹，妈就跨进牛圈给牛添草去了。东京刚把妹妹放到炕上，妈就随后进了屋，东京说：“妈，我大哩！”妈取下头上的黑帕子，轻轻拂着胳膊上、棉袄前襟上的草屑儿说：“在官房子排戏哩么，再过两天就要开入社大会啦，今晚全村人都在学校里开会哩，工作员老郭非要叫妇女都参加，我是偷空回来给牛添点草。”东京说：“唔……”妈又问：“你饿不饿？妈给你做点饭。”东京说：“擀两碗细面。”妈说：“好！好！”就挽起袖子进了灶房。妈点着灶房里的煤油灯，隔窗户又大声问：“东东，今个不星期，你回来干啥？”东京说：“曹老师要我欠的面粉呢，不交面粉，不让参加考试！”妈说：“呀！咱不是早搭半灶拿馍吗，咋还欠下面了？欠多少？”“六十斤。是开学头两个月欠的。”妈声音低下来了：“那看你大回来咋办吧。……才把半口袋麦给你哥送中学校去了，屋里要看的一把粮都没了。”田东京不做声，进了灶房坐灶坑前生火拉风箱。风箱是老奶奶留下来的，到处跑气。老奶奶在世

时，用黑布条蓝布条糊了一层又一层，妈手上又在上边东糊一块布，西糊一块布，拉起来“呼踏呼踏”不响亮，却有股冷气直往人身上吹，吹得东京拉风箱的手生疼。东京便轮换着左右手，伸向灶门口烤着。面煮熟了，妈给东京捞了一大碗，让东京吃，她又慌慌地开会去了。

吃过面条，田东京就回屋脱了衣裳，钻进热被窝，脸挨着妹妹的小脸儿睡了。一觉醒来，见屋里灯还亮着，大和妈还坐在炕头说话。妈说：“我真舍不得，咱的大黄牛多肥多大，多有力气，就这样叫社里牵走了吗？”大说：“你一条牛都舍不得，把人家拴牢哥亏死了。人家不光入了驾辕骡子，还入了新打成的红油漆大车！大黄牛能值几个钱，再说，咱大黄牛还不是政府给咱的‘耕牛贷款’买的！”妈自觉理屈，嗤嗤地笑了。大又说：“到如今还有啥舍不得的呢，入了社，日子咋过就不用咱自个操心了。人家社主任、组长，就好比咱的当家人，咱只埋头干活挣咱的工分就行了，嘿……”妈也笑了，可马上又说：“……这都是往后的事儿，可当下的事咋办哩，东东回来说，学校要欠的六十斤面呢！”大吃了一惊：“啊？”妈说：“不交面不让参加考试。”“不让参加考试？”大重复着妈的话，拿起旱烟袋咥起烟来。有一丝烟吸进了东京的喉咙，呛得他“呃呃”地咳嗽了一阵，把妹妹给咳醒了，哇地一声叫唤起来。妈忙倒下身子，用奶头哄她。大用手摸着东京的头说：“东东，醒来了，不交面不行是吧？”“嗯哪。”“咳，那怎么办，给你哥送了粮，都没吃的了，咋顾得上你这头。你明天先去，好赖考了试再说。”“唔……”东京答应着。可他年纪小，脸皮薄，不拿面他是绝对不好意思回学校去的。他用被角驱赶着飘到鼻子跟前的旱烟，又迷迷糊糊睡着了。这当儿，有人推得大门“哐当哐当”响，大大声答应着：“谁？来了，来了！”就趿鞋出屋开门去了。一会儿和田拴牢大伯相跟着走进屋内。两人都拍打着衣服说：“呀，没看这阵儿雪恁大！”妈哄睡了妹妹，坐起来，掩住怀说：“真下雪了？大哥，你还没睡？”田拴牢往脚地的板凳上一坐说：“咳，好玉英哩，这多日我都是一晚上——晚上不见觉呀！”妈惊讶说：“啊！你那是……”田伯接过大递过来的旱烟袋说：“唉！我的心事只能对你两口子说，给你嫂子都不敢说哩，唉……”爸替田伯解释说：“大哥是实在舍不得他的骡子和大车呀！”田伯就流下了眼泪，带着哭声说：“光是那骡子和车吗？还有那六亩瓦窑地哩！志忠知道，为那地，我下死劲修了三年，累得吐了几回血。如今成了水壕地，粮食囤，一下全充公了……”妈说：“大哥，大家选你当主任哩，往后，各家的牲口车辆、横畛、竖畛，全是你的，



都由你管啦，你还心疼个甚？”田伯说：“那咋会是我的？那全是集体的呀，跟牲口喂在自家槽上、粮食打到自家囤里成两回事了。你哥当干部不是一年两年了，从当农会主任到当村长，斗地主分田地、肃反、查田定产……都是为群众办事，跟过自个日子不一样呀……”田东京听着没意思，就睡着了。

二

田东京一觉醒来，窗户上全亮了。还听见老田伯大声说话，不是在屋里说话，而是在金牛家窑背上用广播筒喊：“全体社员请注意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，马上起来，一户一个人清扫村外道路，一户一个人清扫村外道路！”东京一骨碌爬起来，拉起冰凉的棉袄就穿。吕玉英推门进屋说：“东东，你不睡了？”东京说：“学校这阵儿都上操呢，还能睡？”吕玉英笑了，说：“雪下了半尺厚，今儿个去不成了。你起来给咱打扫院里的雪吧。”东京光屁股爬窗玻璃上往外一看，只见院子里，院墙上，隔壁桂珍家房顶上都是厚厚的一层雪。院中间只扫了一条路，通到大门口，这是爸出去扫雪去了。

田志忠腋下夹把竹扫帚来到村口，往东走过一段拐弯胡同，朝远处一望，野地里全盖上了一片白花花的雪，分不清哪里是田哪里是路了，天边的雪雾还暗暗的，冷风呼呼地直往人怀里钻。这时已有人先到了，已扫了一长段路，田志忠赶紧绕前去，弯下腰就扫起来。一会儿，后边的人又纷纷绕他前边去了。猛地远处有人喊了声：“血！”众人立刻停住手里的扫帚惊问：“血？血吗？”便踏着吱吱响的雪跑上前来。只见洁白的雪地上真有一摊鲜红鲜红的血渍。血渍旁有零乱的兽蹄印儿，一直朝东沟岔延伸而去。人们七嘴八舌猜测道：“准是黄鼠狼叼了谁家的鸡！”“蹄子这么大，一定是只狐狸。”“没准是狼哩，狼把谁家猪崽叼走了。”“或许是豹子……”田志忠抡起扫帚把那血渍扫了说：“别猜啦，赶紧干活吧。”扫起的雪溅到一个人的脚上，那人“呀”了一声，扯下包头的单布手巾摔打着脚面上的雪。田志忠这才注意到她是柳穗儿，便笑道：“啊！嫂子怎么来啦，拴牢哥哩？”柳穗儿说：“头疼哩呗。”又夹着扫帚朝前走去了。

田志忠望着柳穗儿的背影，心里便有点可怜她。柳穗儿是个苦命人。十岁上做了田拴牢的童养媳，十四岁上圆了房。可田拴牢不爱她，常年在外跑，从来不进她的屋。柳穗儿独自在家守活寡。五〇年，

新政府颁布了《婚姻法》，提倡婚姻自由，反对包办买卖。村上好几个受虐待的童养媳在政府的支持下，跳出苦海，回娘家的回娘家，另嫁人的另嫁人了。柳穗儿也想往前蹀一步，可是田拴牢却回村当了农会主任，他不开口，柳穗儿死也不敢说出来。倒不是田拴牢不想放她，只因为和他相好多年的东堡村寡妇马玉簪被本家逼着另嫁了，田拴牢没指望娶到她了，加上自己也年过四十，还没有个儿子，就彻底收了心。可他抱养了冯村一个男孩，正打算一心一意和柳穗儿过日子时，柳穗儿却突然失踪了。田拴牢还当她寻了短见，四处寻找，第四天头上，却有人悄悄告诉他，好像在北山榆树河看见柳穗儿和本村村民李见正在一起。嘿！怪道这多日也不见李见正的影子，这小子吃了豹子胆，敢把村长的老婆拐骗到山里头啊！田拴牢气得说话也没声了，悄悄打发村文书、远房本家兄弟田志忠带着三个精壮民兵火速到榆树河，将李见正捉拿回来，送到区政府，被区上拴了一绳，打得哭爹叫娘。然后交县政府判了一年徒刑。柳穗儿借天黑直接回了家，也被田拴牢狠狠打了一顿。她在炕上躺了半月，又起来扫院、做饭、管娃，过起日子来。提起这件事，村上人都骂李见正不务正业，该受教育；自然也不能说柳穗儿好，可是心底里却对田村长受了这羞辱幸灾乐祸。

扫完雪，田志忠回到巷里，就跟在柳穗儿后头走进田拴牢家去看他。进门见田拴牢领养的儿子田闷闷站在屋门口台阶沿上，往雪地上撒尿。两只糊满了眼屎的眼睛朦胧着，分明刚刚起床。柳穗儿打着手势叫他跟前来，将手里的扫帚塞给他，叫他扫院里的雪。田闷闷害怕柳穗儿，乖乖地接过扫帚就“哼哧哼哧”扫起来。这孩子和田东京一般大小，上学迟，才念小学三年级，还时常逃学，今早看来又没有去。田志忠走进屋里，见田拴牢还蜷缩在被窝里，就大声说：“大哥！咋听嫂子说你又不合适，怎么啦？昨天晚上不是好好儿的么？”田拴牢听见是田志忠，揭开被子，露出发红的大脸，喘着粗气说：“着凉了……昨天晚上从会场出来，热热的着了风……从你那儿回来就觉着不美，睡到热炕上想出点水，到底没出水，早晨强打精神到窑背上喊了个话，又睡……”田志忠说：“叫六叔看看，吃上副药。”田拴牢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有病不爱吃药。”摸了一下子身边的空被子，又叫：“闷闷！闷闷！”柳穗儿忙在灶房里答应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跑进屋说：“你要啥哩？”田拴牢带气说：“我说我要啥吗？闷闷！闷闷！”柳穗儿又忙朝院里叫：“闷闷，闷闷，你大叫你哩。”闷闷放下扫帚哼哧哼哧跑进来。田拴牢问他：“院里多冷，你咋半天不进屋？”闷闷说：“我妈叫我扫雪哩。”

